

T5212/7243.14(4)

4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10 1941

文心雕龍卷之八

樂劉勰撰

附楊慎撰批點

比興第三十六

詩文宏製包羅六義毛公述傳初起

以應其兩端詩比興而興隱於文比

者起也附理者切實以指事也情者

情在情故與情以立附理故與理以

立理者與理以立故與情以立

文心雕龍卷之八

塔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梁劉勰撰 長洲張松孫鶴坪輯註

明楊慎批點 男 智瑩樂水校

比興第三十六

詩文宏奧。包韞六義。毛公述傳。獨標興體。豈不以風異而賦同。比顯而興隱哉。故比者附也。興者起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擬議。起情故興體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則畜憤以斥言。興則環譬以託諷。蓋隨時之義不一。

故詩人之志有二也。觀夫興之託諭，婉而成章。

稱名也。小取類也大。關雎有別。詩小雅關雎故

后妃方德。尸鳩貞一。詩小序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

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鳴鳩乃可以配焉。故夫人象義，義取其貞。

無從於夷禽，德貴其別，不嫌於鷺鳥，明而未融。

故發注而後見也。且何謂為比？蓋寫物以附意。

颺言以切事者也。故金錫以喻明德，珪璋以譬

秀民，螟蛉以類教誨，蜩蟬以寫號呼，澣衣以擬

心憂，席卷以方志固，凡斯切象，皆比義也。至如

麻衣如雪，兩驂如舞，若斯之類，皆比類者也。衰

楚信讒，而三閭忠烈，依詩製騷，諷兼比興。炎漢

雖盛，而辭人夸毗，詩刺道喪，故興義銷亡。於是

賦頌先鳴，故比體雲構，紛紜雜遝，信舊章矣。夫

比之為義，取類不常，或喻於聲，或方於貌，或擬

於心，或譬於事。宋玉高唐云：織條悲鳴，聲似竽

籟。此比聲之類也。枚乘菟園云：焱焱紛紛，若塵

埃之間，白雲。此則比貌之類也。賈生鵬賦云：禍

之與福，何異糺纏。此以物比理者也。王褒洞簫

賦云：...

云優柔溫潤如慈父之愛本賦作子也此以聲

比心者也馬融賦云繁縟絡繹范蔡說之此以

響比辯者也張衡南都云起鄭舞蠶曳元作璽

賦緒此以容比物者也若斯之類辭賦所先日

用乎比月忘乎興習小而棄大所以文謝於周

人也至於揚班之倫曹劉以下圖狀山川影寫

雲物莫不纖綜比義以敷其華驚聽回視資此

効績又安仁螢賦云流金在沙季鷹襍詩云青

條若總翠皆其義者也故比類雖繁以切至為

貴若刻鵠元作鶴類鶩則無所取焉

贊曰

詩人比興觸物圓覽物雖胡越合則肝膽擬容  
取心斷辭必敢攢襍詠歌如川之渙

夸飾第三十七

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神道難摹。精言不能追其極。形器易寫。壯辭可得喻其真。才非短長。理自難易耳。故自天地以降。豫入聲貌。文辭所被。夸飾恒存。雖詩書雅言。風格訓世。事必宜廣。文亦過焉。是以言峻則嵩高極。天論狹則河不容舠。說多則子孫千億。稱少則民靡子遺。襄陵舉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論。辭雖已甚。其義無害也。且夫鴟音之醜。豈有泮林。

而變好茶味之苦寧以周原而成飴並意深褒讚故義成矯飾大聖所錄以垂憲章孟軻云說

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也自宋玉景差

夸飾始盛相如憑風詭濫愈甚故上林之館奔

星與宛虹入軒上林賦奔星更於閨從禽之盛

飛廉與鷦鷯按本賦俱獲上林賦徑峻赴險越

多注飛廉龍雀也鳥身鹿頭又捷鷯及揚雄甘

泉酌其餘波語瓌奇則假珍於玉樹揚雄甘泉賦翠玉樹

之青葱兮注漢武故事曰上起神屋言峻極則

前庭植玉樹珊瑚為枝碧玉為葉

顛墜於鬼神甘泉賦鬼魅不能自逮今半長途

至半途而西京賦至東都之比曰西都賦投文竿出比

不比西京賦海若游于元驗理則

不行西京賦海若驗理則

理無不驗窮飾則飾猶未窮矣又子雲校當作

獵鞭宓妃以饒屈原揚雄羽獵賦鞭洛水之宓

義宓妃宓羲氏之神張衡羽獵困元冥於朔野左

女溺死洛水為神元冥水官昧為水官之長又共

昧為元冥師注元冥水官昧為水官之長又共

文不全無困元變彼洛神既非罔兩惟此水師

而虛用濫形。不其疎乎。此欲夸其威而飾元其其  
下有事義。睽刺也。至如氣貌山海。體勢宮殿。嗟  
關字峨揭業。熠燿焜煌之狀。光采煒煒而欲燃。聲貌  
岌岌其將動矣。莫不因夸以成狀。汨飾而得奇  
也。於是後進之才。獎氣挾聲。軒翥而欲奮。飛騰  
擲而羞跼步。辭入煇燁。春藻不能程其豔。言在  
菱絕。寒谷未足成其凋。談歎則字與笑並。論感  
則聲共泣。借信可以發蘊而飛滯。披瞽而駭聾  
矣。然飾窮其要。則心聲鋒起。夸過其理。則名實

兩乖。若能酌詩書之曠旨。翦揚馬之甚泰。使夸  
而有節。飾而不誣。亦可謂之懿也。

贊曰

夸飾在用。文豈循檢。言必鵬運。氣靡鴻漸。倒海  
探珠。傾崑取琰。曠而不溢。奢而無玷。



事類第三十八

事類者蓋文章之外。据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昔文王繇易。剖判爻位。既濟九三。遠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書箕子之貞。斯畧舉人事以徵義者也。至若亂征義和。陳政典之訓。盤庚誥民。叙遲任之言。此全引成辭以明理者也。然則明理引乎成辭。徵義舉乎人事。迺聖賢之鴻謨。經籍之通矩也。大畜之象。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亦有包於文矣。觀夫屈宋屬篇。號依詩人。

雖引古事而莫取舊辭唯賈誼鵬賦始用鵬冠

之說漢藝文志鵬冠子一篇注楚人居深山以

相如上林撮引李斯之書李斯諫逐客書建翠

司馬相如上林賦建翠此萬分之一會也及揚

雄百元作官箴頗酌於詩書劉歆遂初賦歷叙

於紀傳漸漸綜採矣至於崔班張蔡遂摺撫經

史華實布濩因書立功皆後人之範式也夫薑

桂同地辛在本性文章由學能在天資才自內

發學以外成有飽學而才餒有才富而學貧學

貧者迤邐於事義才餒者劬勞於辭情此內外

之殊分也是以屬意立文心與筆謀才為盟主

學為輔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學褊狹雖美

少功夫以子雲之才而自奏不學揚雄答劉歆

歲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沈博絕麗之文願不

受三歲之奉且休脫直事之繇得肆心廣意以

自克就有詔可不奪奉令尚書及觀書石室乃

成鴻采表裏相資古今一也故魏武稱張子之

文為拙然學問膚淺所見不博專拾掇崔杜小  
文所作不可悉難難便不知所出楊批宋人所  
謂用則不差

問則斯則寡聞之病也。夫經典沉深，載籍浩瀚，實羣言之奧區，而才思之神臯也。揚班以下，莫不取資，任力耕耨，縱意漁獵，操刀能割，必列膏腴。是以將贍才力，務在博見。狐腋非一皮，能溫慎子千金之裘；雞蹠必數千，而飽矣。淮南子善非一狐之腋，雞蹠必數千，而飽矣。學者若齊王之食雞，必食其蹠數千，而後足。是以綜學在博，取事貴約。校練務精，摛撫須覈。衆美輻輳，表裏發輝。劉劭趙都賦云：魏志劉劭字孔才嘗作趙都賦明帝美之公子之客，叱勁楚令歛盟，管庫隸臣，呵強秦，使鼓缶。用事如斯，可

謂理得而義要矣。故事得其要，雖小成績，譬寸轄制輪，尺樞運關也。或微言美事，置於閑散，是綴金翠於足脛，靚粉黛於胸臆也。凡用舊合機，不啻自其口出，引事乖謬，雖千載而為瑕。陳思羣才之英也，報孔璋書云：葛天氏之樂，千人唱，萬人和，聽者因以茂韶夏矣。此引事之實謬也。按葛天之歌唱和三人而已，相如上林云：奏陶唐之舞，聽葛天之歌，千人唱，萬人和，唱和千萬人，乃相如接人。疑當作推之二字然而濫侈葛天，推三

成萬者。信賦妄書。致斯謬也。陸機園葵詩云。庇足同一智。生理合異端。夫葵能衛足。事譏鮑莊。葛藟庇根。辭自樂豫。若譬葛爲葵。則引事爲謬。若謂庇勝衛。則改事失真。斯又不精之患。夫以子建明練。士衡沈密。而不免於謬。曹仁之謬。高唐又曷足以嘲哉。夫山木爲良。匠所度。經書爲文。士所擇。木美而定於斧斤。事美而制於刀筆。研思之士。無慚匠石矣。

贊曰

經籍深富。辭理遐亘。皜如江海。鬱若崑鄧。文梓共採。瓊珠交贈。用人若已。古來無情。

練字第三十九

夫文象列而結繩移。鳥跡明而書契作。斯乃言

語之體貌。而文章之宅宇也。蒼頡造之。鬼哭粟

飛。淮南子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黃帝用之。官治民察先

王聲教。書必同文。輶軒之使。紀言殊俗。所以一

字體。總異音。周禮保章氏掌教六書。周禮保氏教國子六

藝五曰六書注象形會意轉注指事假借諧聲秦滅舊章。以吏為師。始

皇本紀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及李斯刪籀音而秦篆興。程

邈造隸而古文廢。漢藝文志蒼頡七章秦丞相斯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

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是時始造隸書矣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也

漢初章律明著厥法太史學童教試六體漢藝文志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注篆書謂小篆蓋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又吏民上書字

謬輒劾是以馬字缺畫萬石君傳長子建為郎中令奏事下建讀之驚

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廼四不足而石建懼一獲譴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

死雖云性慎亦時重文也至孝武之世則相如

誤篇漢藝文志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複字及宣成二帝徵集

### 小學張敞以正讀傳業

漢藝文志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

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小孫之子杜林為作訓詁杜鄴傳鄴少孤其母張敞女鄴壯

從敞子吉學問得其家書吉子竦又幼孤從鄴學問亦著於世尤長小學鄴子林清靜好古亦

有雅材其正文字過於鄴揚雄以奇字纂訓漢藝文志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並

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並貫練雅頌總閱音義鴻元作鳴筆之徒莫不洞

曉且多賦京苑假借形聲是以前漢小學率多

瑋字非獨制異乃共曉難也暨乎後漢小學轉

疎復文隱訓臧否太半及魏代綴藻則字有常

文心雜錄 卷之八 三

檢追觀漢作翻成阻奧故陳思稱揚馬之作趣  
 幽旨深讀者非師傅不能析其辭非博學不能  
 綜其理豈直才懸抑亦字隱自晉來用字率從  
 簡易時並習易人誰取難今一字詭異則羣句  
 震驚三人弗識則將成字妖矣後世所同曉者  
 雖難斯易時所共廢雖易斯難趣舍之間不可  
 不察夫爾雅者孔徒之所纂訓作慕西京雜記  
爾雅周公所制余嘗以問揚子雲子雲曰孔而  
子門徒游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  
 詩書之襟帶也倉頡者李斯之所輯而鳥籀之

遺體也雅以淵源誥訓頡以苑囿奇文異體相  
 資如左右肩膀該舊而知新亦可以屬文若夫  
 義訓古今興廢殊用字形單複妍蚩異體心既  
 託聲於言言亦寄形於字諷誦則績在宮商臨  
 文則能歸字形矣是以綴字屬篇必須練擇一  
 避詭異二省聯邊三權重出元作幽欽愚公改四調單  
 複詭異者字體瓌怪者也曹攄詩稱豈不願斯  
 遊褊心惡咄呶兩字詭異大疵美篇况乃過此  
 其可觀乎聯邊者半字同文者也狀貌山川古

今咸用施於常文。則齟齬元作鈕為瑕。如不獲

免。可至三接。三接之外。按三接者如張景陽雜詩洪濼浩方割沈休文

和謝宣城詩刷羽汎清源之類三接之外則曹子建雜詩綺縞何續紛陸士衡日出東南隅行

璠珮結瑤璠五字而聯邊者四宜有字林之譏也若賦則更有十接二十接不止者矣其

字林乎。重出者同字相犯者也。詩騷適會而近

世忌同。若兩字俱要。則寧在相犯。故善為文者

富於萬篇。貧於一字。一字非少。相避為難也。單

複者。字形肥瘠者也。瘠字累句。則纖疎而行劣。

肥字積文。則黥黥音膽元作默朱改而篇闡善酌字者。

參伍單複。磊落如珠矣。凡此四條。雖文不必有。

而體例不無。若值而莫悟。則非精解。至於經典

隱暖。方冊紛綸。簡蠹帛裂。三寫易字。抱朴子書三寫魚成

魯帝成虎或以音訛。或以文變。子思弟子於穆不祀

者。音訛之異也。晉之史記。三豕渡河。家語子夏見讀史志

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文變之謬

也。尚書大傳有別風淮雨。帝王世紀云列風滂

雨。別列淮滂。字似潛移。滂列義當而不奇。淮別

理乖而新異。傳毅制誅。已用淮雨。固知愛奇之

文心雕龍 卷之八 三



文心雕龍 卷之八  
心古今一也。史之闕文，聖人所慎。若依義棄奇，則可與正文字矣。

贊曰

篆隸相鎔，蒼雅品訓。古今殊跡，妍蚩異分。字靡異流，文阻難運。聲畫昭精，墨采騰奮。

隱秀第四十

夫心術之動遠矣，文情之變深矣。源奧而派生，根盛而穎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隱。隱也者，文外之重旨也。秀也者，篇中之獨拔者也。隱以複意爲工，秀以卓絕爲巧。斯乃舊章之懿績，才情之嘉會也。夫隱之爲體，義主汪作文外，秘響傍通。伏采潛發，譬爻象之變互。元作元體川瀆之韞珠玉也。故互體變爻而化成四象，珠玉潛水而瀾表方圓。尸子水圓折者有玉始正而末

奇內明而外潤。使翫之者無窮。味之者不厭矣。彼波起辭間。是謂之秀。織手麗音。織麗字闕宛乎逸態。若遠山之浮烟靄。變女之靚容華。然烟靄天成。不勞於粧點。容華格定。無待於裁鎔。深淺而各奇。嫈字典無嫈字。應是穠字之誤。織而俱妙。若揮之則有餘。而攬之則不足矣。夫立意之士。務欲造奇。每馳心於元默之表。工辭之人。必欲臻美。恒溺思於佳麗之鄉。嘔心吐膽。不足語窮。焮歲煉年。奚能喻苦。故能藏穎詞間。昏迷於庸目。露鋒文外。

驚絕乎妙心。使醞藉者蓄隱而意愉。英銳者抱秀而心悅。譬諸裁雲製霞。不讓乎天工。斲卉刻葩。有同乎神匠矣。若篇中乏隱。等宿儒之無學。或一叩而語窮。句間鮮秀。如巨室之少珍。馮本有此字。若百詰詰字闕而色沮斯。並不足於才思。而亦有媿於文辭矣。將欲徵隱。聊可指篇。古詩之離別。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樂府之長城。樂府古辭。有飲馬長城窟。行長城。蒙恬所築也。言征客之至長城。而飲其馬。婦思之。故為長城窟行。詞怨旨深。而復兼乎比興。陳思之黃雀。陳思王有野公田黃雀行。

幹之青松

劉公幹詩亭上松

格剛才勁而並長於諷

諭叔夜之

字

嗣宗之

字

境元思澹而獨得

乎優閑士衡之

字

彭澤之

功甫

二字以上四句

本增入疎放  
豪逸四字

心密語澄而俱適乎

下關二字一  
本有壯采二

如欲辨秀亦惟摘句常恐秋節至涼飈奪炎

熱意悽而詞婉此匹婦之無聊也臨河濯長纓

念子悵悠悠志高而言壯此丈夫之不遂也東

西安所之徘徊以旁皇心孤而情懼此閨房之

悲極也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氣寒而事傷

此羈旅之怨曲也凡文集勝篇不盈十一篇章

秀句裁可百二並思合而自逢非研慮之所求

元作果  
謝改

也或有晦塞為深雖奧非隱雕削取巧

雖美非秀矣故自然會妙譬卉木之耀英華潤

色取美譬繒帛之染朱綠朱綠染繒深而繁鮮

英華耀樹淺而煇燁秀句所以照文苑蓋以此

也

贊曰

深文隱蔚餘味曲包辭生互體有似變爻言之

文心雕龍 卷之八  
秀矣。萬慮一交。動心驚耳。逸響笙匏。

文心雕龍卷之九

梁劉勰撰 長洲張松孫鶴坪輯註

明楊慎批點 男 智瑩樂水校

指瑕第四十一

管子有言。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

管子戒篇。管仲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然則聲不假

翼。其飛甚易。情不待根。其固匪難。以之垂文。可不慎歟。古來文才異世。爭驅或逸。才以爽迅。或精思以纖密。而慮動難圓。鮮無瑕病。陳思之文。

羣才之俊也。而武帝誅云。尊靈永蟄。明帝頌云。

聖體浮輕。陳思王集武帝誅幽閨一局尊靈永蟄冬至獻襪頌翔翔萬域聖體浮輕

浮輕有似於蝴蝶。永蟄頗疑於昆蟲。施之尊極。

豈其當乎。左思七諷說孝而不從。反道若斯。餘

不足觀矣。潘岳為才。善於哀文。然悲內兄。則云

感口澤。傷弱子。則云心如疑。禮文在尊極。而施

之下流。辭雖足哀。義斯替矣。若夫君子擬人。必

於其倫。而崔瑗之誅李公。比行於黃虞。向秀字

期之賦嵇生。方罪於李斯。向秀傳嵇康被誅秀作思舊賦云昔李斯

之受罪兮歎黃犬而長吟悼嵇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與其失也。雖寧

僭元作降孫改無濫。然高厚之詩。不類甚矣。凡巧言

易標。拙辭難隱。斯言之玷。實深白圭。繁例難載。

故畧舉四條。若夫立文之道。惟字與義。字以訓

正。義以理宣。而晉末篇章。依希其旨。始有賞際

奇至之言。終無撫叩。酬謝云當之語。每單舉

一字。指以為情。夫賞訓錫賚。豈關心解。撫訓執

握。何預情理。雅頌未聞。漢魏莫用。懸領似如可

辯。課文了不成義。斯實情訛之所變。文澆之致

弊而宋來才英未之或改。舊染成俗。非一朝也。近代辭人。率多猜忌。至乃比語求蚩。反音取瑕。雖不屑於古。而有擇於今焉。又製同他文理。宜刪革。若排人美辭。以為已力。寶玉大弓。終非其有。春秋盜竊寶玉大弓全寫則揭篋。傍采則探囊。莊子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際固局縮。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世遠者太輕。時同者為尤矣。若夫注解為書。所以明正事理。然謬於研求。或率意而斷。西京賦稱中黃育獲之疇。季善文選注尸子曰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獲而右搏雕虎戰國策范雎說

秦王曰烏獲之力焉。而死夏育之勇焉而死而薛綜謬注謂之闔尹。

是不聞執雕虎之人也。又周禮井賦舊有疋馬。而應劭釋疋。或量首數蹄。斯豈辯物之要哉。原

夫古之正名。車兩而馬疋。疋元脫楊補兩稱目。以並

耦為用。蓋車貳佐乘。馬儷驂服。服乘不隻。故名

號必雙。名號一正。則雖單為疋矣。疋夫疋婦。亦

配義矣。夫車馬小義。而歷代莫悟。辭賦近事。而

千里致差。况鑽灼經典。能不謬哉。夫辯疋而數

首元作蹄。選勇而驅闔尹。失理太甚。故舉以為

戒丹青初炳而後渝。文章歲久而彌光。若能隳括於一朝。可以無慚於千載也。

贊曰

羿氏舛射。帝王世紀帝羿有窮氏與吳賀北遊而媿終東野敗駕。莊子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身不忘。東野將敗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敗。雖有僞才。謬則多謝。郭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雖有僞才。謬則多謝。郭。莊子注。不可多謝。堯斯言一玷。千載弗化。令章。舜而推之。為兄也。靡疾亦善之亞。

養氣第四十二

昔王充著述。制養氣之篇。驗已而作。豈虛造哉。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心慮言辭。神之用也。率志委和。則理融而情暢。鑽礪過分。則神疲而氣衰。此性情之數也。夫三皇辭質。心絕於道。華帝世始文。言貴於敷。奏三代春秋。雖沿世彌縟。並適分胸臆。非牽課才外也。戰代枝詐。攻奇飾說。漢世迄今。辭務日新。爭光鬻采。慮亦竭矣。故淳言。以比澆辭。文質懸乎千載。率志以方。竭情勞。

逸差於萬里。古人所以餘裕。後進所以莫遑也。凡童少鑒淺而志盛。長艾識堅而氣衰。志盛者思銳以勝勞。氣衰者慮密以傷神。斯實中人之常資。歲時之大較也。若夫器分有限。智用無涯。或慚鳧企鶴。莊子鳧脛雖短續之則悲。雁鶴脛雖長斷之則悲。瀝辭鑄思。於是精氣內銷。有似尾間之波。神志外傷。同乎牛山之木。但惕之成疾。亦可推矣。至如仲任置硯以綜述。謝承後漢書王充於宅內門戶墻柱多置筆硯簡牘見事而作著論衡叔元作敬孫無撓改通懷筆以專業。曹褒傳褒字叔通博雅疎通常憾朝

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為漢禮儀。晝夜研精。沉吟專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文書。當其念之適所。既暄之以歲序。又煎之以日時。是以曹

公懼為文之傷命。陸雲歎用思之困神。陸雲與兄平原

書兄文章已自行天下多少無所在且用思困人亦不事復及非虛談也。夫學

業在勤。功庸弗怠。故有錐股自厲。和熊以苦之

人。志於文也。則申寫鬱滯。故宜從容率情。優柔

適會。若銷鑠精膽。蹙迫和氣。秉牘以驅齡。灑翰

以伐性。王充効力篇秦武王與孟說舉鼎不任絕脉而死少文之人與董仲舒等涌胸

中之思必將不任有絕脉之變王莽之時省五經章句皆為二十萬博士弟子郭路夜定舊說



死于燭下精思不任絕脈氣滅也豈聖賢之素心會文之直理

哉且夫思有利鈍時有通塞沐則心覆且或反

常神之方昏再三愈黷是以吐納文藝務在節

宣清和其心調暢其氣煩而即捨勿使壅滯意

得則舒懷以命筆理伏則投筆以卷懷逍遙以

針勞談笑以藥勸常弄閒于才鋒賈餘於文勇

使刃發如新湊理無滯雖非胎息之邁術漢武內傳

王真習閉氣而吞之名曰胎息行之斷穀一百

餘年肉色光美力並數人抱朴子胎息者能以

鼻口嘘吸如在胎之中宋史藝文志有卧龍隱者胎息歌一卷斯亦衛氣之一

方也

贊曰

紛哉萬象勞矣千想元神宜寶素氣資養水停

以鑒火靜而朗無擾文慮鬱此精爽

附會第四十三

何謂附會。謂總文理。統首尾。定與奪。合涯際。彌綸一篇。使襍而不越者也。若築室之須基構。裁衣之待縫緝矣。夫才量學文。宜正體製。必以情志爲神明。事義爲骨髓。辭采爲肌膚。宮商爲聲氣。然後品藻元黃。摛振金玉。獻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綴思之常數也。凡大體文章。類多枝派。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幹。是以附辭會義。務總綱領。驅萬塗於同歸。貞百慮於一致。使衆理雖繁。

而無倒置之乖。羣言雖多。而無棼絲之亂。扶陽而出。條順陰而藏跡。楊批二語雖出呂氏春秋移以論文殆可以哭鬼舞

神矣首尾周密。表裏一體。此附會之術也。夫畫者

謹髮而易貌。射者儀毫而失墻。呂氏春秋處方篇今夫射者儀

毫而失墻畫者儀髮而失貌言審本也銳精細巧。必疎體統。故宜

詘寸以信尺。枉尺以直尋。棄偏善之巧。學具美

之績。此命篇之經畧也。夫文變多方。意見浮雜。

約則義孤。博則辭叛。率故多尤。需為事賊。且才

分不同。思緒各異。或製首以通尾。或片接以寸

附。然通製者蓋寡。接附者甚眾。若統緒失宗。辭

味必亂。義脉不流。則偏枯文體。夫能懸識湊理。

然後文節自會。如膠之粘。音木豆之合音黃矣。

是以駟牡異力。而六轡如琴。並駕齊驅。而一轂

統輻。馭文之法。有似於此。去留隨心。修短在手。

齊其步驟。總轡而已。故善附者異旨。如肝膽。拙

會者同音。如胡越。改章難於造。篇易字艱於代。

句。此已然之驗也。昔張湯疑奏而再却。虞松草

表而屢譴。並理事之不明。而詞旨之失調也。及

倪寬更草鍾會易字而漢武歎奇倪寬傳張湯為廷尉有疑

奏已再見却矣掾史莫知所為寬為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為奏奏成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

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為之者晉景稱善者世湯言倪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

司馬景王命中書虞松作表再呈不可鍾會取視為定五字松悅服以呈景王王曰不當爾耶

乃理得而事明心敏而辭當也以此而觀則知

附會巧拙相去遠哉若夫絕筆斷章譬乘舟之

振楫會辭切理如引轡以揮鞭克終底績寄深

寫遠若首唱榮華而勝句憔悴則遺勢鬱湮餘

風不暢此周易所謂齟齬無膚其行次且也惟首

尾相援則附會之體固亦無以加于此矣

贊曰

篇統間闕情數稠疊原始要終疎條布葉道味

相附懸緒自接如樂之和心聲克協

總術第四十四

今原作令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

商改

有韻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詩書。別目兩名。自近代耳。顏延年以為筆之為體。言之文也。經典則言而非筆。傳記則筆而非言。請奪彼矛。還攻其楯矣。何者。易之文言。豈非言文。若筆不言文。不得云經典非筆矣。將以立論。未見其論立也。子以為發口為言。屬筆曰翰。常道曰經。述經曰傳。經傳之體。出言入筆。筆為言使。可強可弱。

分經以典奧為不刊。非以言筆為優劣也。昔陸氏文賦。號為曲盡。文賦序他日殆可謂曲盡其妙然汎論纖悉。

而實體未該。故知九變之貫。元作實楊云漢書引逸書九變復貫

知言匪窮。元作躬孫改知言之選難備矣。凡精慮造

文。各競新麗。多欲練辭。莫肯研術。落落之玉。或

亂乎石。碌碌之石。時似乎玉。老子法本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精者要約。匱者亦尠。博者該贍。蕪元作無朱改者亦

繁。辯者昭皙。淺者亦露。奧者複隱。詭者亦典。或

義華而聲悴。或理拙而文澤。知夫調鐘未易。張

琴實難。伶人告和。不必盡窅。榘音之中左傳周

鑄無射伶州鳩曰夫音樂之與也而鐘樂之器也窅則不減榘則不容今鑿榘矣動用

揮扇。何必窮初終之韻。魏文比篇章於音樂。魏文

帝典論論文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彊而致譬之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

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移其子弟蓋有徵矣。夫不截盤根。

無以驗利器。虞詡傳不遇槃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不剖文奧。無

以辨通才。才之能通。必資曉術。自非圓鑿區域。

大判條例。豈能控引清當作情源。制勝文苑哉。是

以執術馭篇。似善奕之窮數。棄元作築術任心如

博塞音之邀遇許慎說文博局戲也六箸十

博塞之文借巧儻來莊子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雖前

驅有功而後援難繼少既無以相接多亦不知

所刪乃多少之並元作非惑許改何妍蚩之能制乎

若夫善奕之文則術有恒數按部整伍以待情

會因時順機動不失正數逢其極機入其巧則

義味騰躍而生亂氣叢襍而至視之則錦繪聽

之則絲簧味之則甘腴佩之則芬芳斷章之功

於斯盛矣夫驥足雖駿元作纏許改牽去聲忌長戰

策段干越謂韓相新城君曰昔王良弟子駕千

里之馬過京父之弟子京父之弟子曰馬千里

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

子纏牽長故纏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

行之以萬分一累且廢千里况文體多術共相彌

綸一物攜貳莫不解體所以列在一篇備總情

變譬三十之輻共成一轂雖未足觀亦鄙夫之

見也

贊曰

文場筆苑有術有門務先大體鑑必窮源乘一

總萬舉要治繁思無定契理有恒存

時序第四十五

時運交移。質文代變。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昔在陶唐。德盛化鈞。野老吐何力之談。郊童含不識之歌。有虞繼作。政阜民暇。薰風詩於元后。爛雲歌於列臣。盡其美者。何乃心樂而聲泰也。至大禹敷土。九序詠功。成湯聖敬。猗歟作頌。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邠風樂而不淫。幽厲昏而板蕩怒。平王微而黍離哀。故知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於上。而波震於下者。



春秋以後角戰英雄六經泥蟠班固答賓戲泥蟠而天飛者應

龍也百家駭駭方是時也韓魏力政燕趙任權

五蠹六蝨嚴於秦令唯齊楚兩國頗有文學齊

開莊衢之第駟適傳頗采駟行之術以紀文齊

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楚廣蘭臺之宮孟軻賓

館荀卿宰邑荀卿傳卿適楚春故稷下扇其清

風孟子傳自駟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

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系隱曰稷齊蘭

陵鬱其茂俗鄒子以談天飛譽駟適以雕龍馳

響屈平聯藻於日月宋玉交彩於風雲觀其豔

說則籠罩雅頌故知晞燁之奇意出乎縱橫之

詭俗也爰至有漢運接燔書高祖尚武戲儒簡

學雖禮律草創漢禮樂志漢興撥亂反正日不

君臣之位未盡備而通終律歷志漢興方綱紀

大基庶事卓創襲秦正朔以北平侯張倉言用

顯項歷比詩書未遑然大風鴻鵠之歌留侯世

於六歷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及燕置酒太子侍東園公

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四人從太子上召戚  
夫人曰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戚夫人  
泣上曰為我楚舞我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  
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亦天縱之  
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

英作也。施及孝惠。迄於文景。經術頗興。而辭人勿用。賈誼抑而鄒枚沈。鄒陽前見枚乘傳景帝召拜乘為宏農都尉乘

久為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得其所好不樂郡吏以病免官亦可知已。逮孝

武崇儒。潤色鴻業。禮樂爭輝。辭藻競驚。栢梁展

朝讌之詩。金隄製恤民之詠。漢溝洫志武帝既封禪發卒數萬人

塞瓠子決河上悼功之不成迺作歌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王尊傳河水盛溢泛浸瓠

子金隄徵枚乘以蒲輪枚乘傳武帝自為太子聞乘名及即位迺以安車蒲

輪徵申主父以鼎食王父偃傳身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

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人或說偃曰太橫矣主父曰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

擢公孫之對策。嘆倪寬之擬奏。買臣負薪而衣

錦。朱買臣傳家貧常艾薪賣以給食拜會稽太守上謂曰富貴不歸故鄉如六錦夜行今子

如何相如滌器而被繡司馬相如傳相如與文君舍乃令文君當壚相如身自著犢鼻禪與傭保

襍作滌器于市中後為中郎將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於是史遷壽王之徒吾邱壽

先驅蜀人以為寵嚴終枚臯之屬嚴安傳安少以善格五召待詔

後為光祿大夫侍中嚴終枚臯之屬嚴安傳安故丞相史上書為騎馬令終軍傳軍少好學以

辯博能屬文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為謁者給事中枚臯傳臯不通經術詼笑類俳倡為賦

頌好嫚戲以故得媠黷貴幸比東方朔郭舍人等而不得比嚴

助等得尊官嚴應對固無方篇章亦不匱遺風

餘采莫與比盛。越昭及宣。實繼武績。馳騁石渠。

暇豫文會。集雕篆之軼材。發綺縠之高喻。於是

王褒之倫。底祿待詔。自元暨成。降意圖籍。笑當

美玉屑之諫。當作清金馬之路。滑稽傳東方朔

避世金馬門。子雲銳思於千首。子政讐校於六藝。漢

文志劉歆七畧有六藝畧詳諸子篇。亦已美矣。爰自漢室。迄至成

哀。雖世漸百齡。辭人九變。而大抵所歸。祖述楚

辭。靈均餘影。於是乎在。自哀平陵替。光武中興。

深懷圖讖。頗畧文華。然杜篤獻誄。以免刑。後漢文苑

傳杜篤收送京師會大司馬吳漢薨光武詔諸儒誄之篤于獄中為誄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

班彪參奏元作表張以補令班彪傳彪為河西

為融畫策事漢及融徵還京師光武問曰所雖

非旁求亦不遐棄及明帝疊耀崇愛儒術肄禮

璧堂璧雍明堂也通鑑明帝永平二年上帥羣

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講文虎觀孟

堅珥筆于國史賈逵給札元作禮于瑞元作端

頌賈逵傳有神雀集官殿官府帝問逵逵對曰

東平擅其懿文後漢東平憲王傳蒼少好經

甚善之。興頌帝。沛王振其通論。帝則藩儀。輝光相照矣。  
 自安和已下。迄至順桓。則有班傅三崔。王馬張  
 蔡。磊落鴻儒。才不時乏。而文章之選。存而不論。  
 然中興之後。羣才稍改前轍。華實所附。斟酌經  
 辭。蓋歷政講聚。故漸靡儒風者也。降及靈帝。後漢  
 靈帝紀。孝靈皇帝諱宏。肅宗元孫也。蔡邕傳。初  
 帝好學。自造義皇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為文  
 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為尺牘。及工書鳥  
 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千人。侍中祭酒樂松。賈  
 護。多引無行趨勢之徒。並待制。為都門下。熹陳  
 方俗。間里小事。邕上封事。曰。連偶俗語。有類俳  
 優。楊賜傳。虹蜺書。降嘉德殿前。賜書對曰。鴻  
 都門下。招會羣小。如驩。魁工共更相薦說。時

好辭製造。羲皇之書。開鴻都之賦。而樂松之徒  
 招集淺陋。故楊賜號為驩。蔡邕比之俳優。其  
 餘風遺文。蓋蔑如也。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  
 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  
 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  
 下筆琳琅。魏志。陳思王植字子建。善屬文。鄴銅  
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  
為賦。植援筆立成。並體貌英逸。賈誼傳。體貌大  
可觀。太祖甚異之。臣注。體貌謂加  
 禮容而敬之。故俊才雲蒸。仲宣委質於漢南。孔璋歸  
 命於河北。偉長從宦於青土。公幹狗質於海隅。

德璉綜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樂。文蔚

休伯之儔。于叔

元作子叔德祖之侶

仲宣孔璋偉長公幹德璉元瑜

子叔俱見前典。畧路粹字文蔚。與陳琳等俱為太。祖。典。記。室。繁。欽。字。休。伯。以。文。才。機。辯。少。得。名。於。汝。穎。為。丞。相。主。簿。楊。脩。字。德。祖。太。尉。彪。之。子。也。為。丞。相。倉。曹。屬。主。簿。傲雅觴豆

之前。雍容衽席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藉

談笑。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

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槩而多氣也。

按文選東京賦

注云不纖密則是大槩之意。此處運用各別。查字典引劉楨魯都賦云。貴交尚信。輕命重氣。義激毫毛。怨成梗槩。是直作感慨用也。至明帝纂戎制詩度曲

漢書元帝

吹洞簫自度曲。注徵篇章之士。置崇文之觀。魏志

自隱度作新曲。明帝四年置崇文觀。徵善屬文者充之。何劉羣才迭相照耀。少主

相仍唯高貴英雅。魏志高貴鄉公諱髦。東海定王之。子。齊。王。芳。廢。大。臣。立。之。

為成濟。顧盼合章。動言成論。於時正始餘風。世

所弒。王丞相與殷中軍共談。嘆曰。正始之音。正當爾耳。又王敦見衛玠。曰。不意永嘉之中。復聞正始

之音。篇體輕淡。而嵇阮應繆。並馳文路矣。逮晉宣

始基。景文克構。並跡沈儒雅。而務深方術。至武

帝惟新。承平受命。而膠序篇章。弗簡皇慮。降及

懷愍。綴旒而已。然晉雖不文。人才實盛。茂先搖

文心雕龍

卷之九

筆而散珠。太冲動墨而橫錦。岳湛曜聯璧之華。

機雲標二俊之采。陸機傳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造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

相識日伐吳之役利獲二俊。應傳三張之徒從元作孫摯成公

之屬。張茂先左太冲應璩傳咸張載張協張亢孫綽摯虞成公綏俱已見前晉文苑傳應

貞字吉甫璩之子也善談論以才學並結藻清

稱帝於華林園宴射貞賦詩最美

英流韻綺靡前史以為運涉季世人未盡才誠

哉斯談可為歎息元皇中興披文建學劉刁禮

吏而寵榮。劉隗傳隗字大連雅百文史善求人主意元帝深器遇之刁協傳協字元

亮久在中朝諳練舊事朝景純文敏而優擢逮

延凡所制度皆稟於協焉

明帝秉哲。元作東哲雅好文會升儲御極孳孳講藝

練情於誥策振采於辭賦庾以筆才逾親。庾亮傳亮

明穆皇后之兄也與温嶠俱為太子布衣之好明帝即位拜中書監温以文思益

厚。温嶠傳嶠字太真明帝即位拜侍中機密大謀皆所參綜揄揚風流亦彼

時之漢武也及成康促齡穆哀短祚簡文勃興

淵乎清峻微言精理函滿元席澹思濃采時灑

文固至孝武不嗣安恭己矣其文史則有袁殷

之曹孫干之輩。袁宏孫盛干寶俱見前殷仲文傳仲文少有才藻桓元將為亂

足用。自中朝貴元。江左稱盛。因談餘氣。流成文體。是以世極純邇。而辭意夷泰。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故知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原始以要終。雖百世可知也。自宋武愛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雲構。自明帝元脫以下。文理替矣。爾其縉紳之林。霞蔚而飈起。王袁聯宗。以龍章。宋書王僧達少好學善屬文為始與王濬參軍歷遷中書令。王微少好學。無不通覽。善屬文。年十六舉秀才。除南平王鑠右軍諮議參軍。素無宦情。稱疾不就。宋書袁淑博涉多通。好屬文。辭采適豔。縱橫有才辯。彭城王起為祭酒。後

遷至左衛。率元凶將為弑逆。淑諫見害。顏謝重淑。兄湛湛。兄子顓。顓從弟粲。並有名。葉以鳳采。顏延之傳延之文章之美冠絕當時與謝靈運俱以辭采齊名江左稱顏謝焉。謝靈運傳靈運博覽羣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史臣曰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何范張沈之徒。南史何並方執前秀垂範後昆弱冠州舉秀才。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儒。麗則傷俗。其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沈約常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范雲傳雲善屬文。下筆輒成。時人疑其宿構。張邵傳論有晉自宅淮海。張氏無乏賢良。及齊宋之間。雅道彌盛。前則云敷演鏡暢。蓋其尤著者也。然景亂敬愛之道。少微立履。所由其殆優矣。思光行已卓越。非常俗所遵。齊高帝所云。不可有二。不可無一。斯言其幾得矣。沈約傳約博通羣籍。能

屬文亦不可勝也。蓋聞之於世，故畧舉大較。暨皇  
齊馭寶，運集休明。太祖以聖武膺籙，高祖以睿  
文纂業。文帝以貳離含章，中宗以上哲興運。並  
文明自天，緝遐疑作熙景祚。今聖歷方興，文思充  
一作被海岳，降神才英秀發。馭飛龍於天衢，駕  
騏驥於萬里。經典禮章，跨周轅漢。唐虞之文，其  
鼎盛乎。鴻風懿采，短筆敢陳。颺言讚時，請寄明  
哲。

贊曰

蔚映十代，辭采九變。樞中所動，環流無倦。質文  
沿時，崇替在選。終古雖遠，曠焉如面。





英華秀其清氣。物色相召。人誰獲安。是以獻歲

發春。悅豫之情暢。楚辭招魂獻歲發春兮滔滔孟夏。鬱陶

之心凝。楚辭九章滔滔孟夏兮天高氣清。陰沈之志遠。宋

九辯次參兮霰雪無垠。矜肅之慮深。楚辭九章

天高而氣清兮。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

一葉且或迎意。淮南子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蟲聲有足引

心。况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哉。是

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沈吟視

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

與心而徘徊。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

之貌。杲杲為出日之容。漉漉擬雨雪之狀。喑喑

逐黃鳥之聲。嚶嚶學草蟲之韻。皎日曄星。一言

窮理。參差沃若。兩字連形。並以少總多。情貌無

遺矣。雖復思經千載。將何易奪。及離騷代興。觸

類而長。物貌難盡。故重沓舒狀。於是嗟峨之類

聚。葳蕤之羣。積矣。及長卿之徒。詭勢瓌聲。模山

範水。字必魚貫。所謂詩人麗則而約言。辭人麗

淫而繁句也。至如雅詠棠華。或黃或白。騷述秋

蘭綠葉紫莖

楚辭九歌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

凡摘表五色貴

在時見若青黃屢出則繁而不珍自近代以來  
文貴形似窺情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中吟詠  
所發志惟深遠體物為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  
狀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寫毫芥故能瞻  
言而見貌印字而知時也然物有恒姿而思無  
定檢或率爾造極或精思愈疎且詩騷所標並  
據要害故後進銳筆怯於爭鋒莫不因方以借  
巧即勢以會奇善於適要則雖舊彌新矣是以

四序紛廻而入興貴閑物色雖繁而析辭尚簡  
使味飄飄而輕舉情曄曄而更新古來辭人異  
代接武莫不參伍以相變因革以為功物色盡  
而情有餘者曉會通也若乃山林阜壤實文思  
之奧府畧語則闕詳說則繁然屈平所以能洞  
監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贊曰

山沓水匝樹雜雲合目既往還心亦吐納春日  
遲遲秋風颯颯情往似贈興來如答

才畧第四十七

九代之文。富矣盛矣。其辭令華采。可畧而詳也。

虞夏文章。則有皐陶六德。夔序八音。益則有贊。

五子作歌。辭義溫雅。萬代之儀表也。商周之世。

則仲虺垂誥。伊尹敷訓。吉甫之徒。並述詩頌。義固

為經。文亦師矣。及乎春秋大夫。則脩辭聘會。磊

落如琅玕之圃。焜燿似緡錦之肆。遠教元作教

擇楚國之令典。隨會講晉國之禮法。趙衰元作

改以文勝。從饗國僑。以脩辭扞鄭。子太叔美秀。

而文公孫翬善於辭令皆文名之標者也戰代  
 任武而文士不絕諸子以道術取資屈宋以楚  
 辭發采樂毅報書辨以義范睢上疏密而至蘓  
 秦歷說壯而中李斯自奏麗而動若在文世則  
 揚班儔矣荀況學宗而象物名賦史記索隱荀卿名況卿者  
 時人相尊而號為卿也有雲蠶箴等賦見荀子文質相稱固巨儒之情  
 也漢室陸賈首發奇采賦孟春而選典誥其辯  
 之富矣賈誼才穎陵軼飛兔呂氏春秋飛兔騁裏古之駿馬也  
 議握而賦清豈虛至哉枚乘之七發鄒陽之上

書膏潤於筆氣形於言矣仲舒專儒子長純史  
 而麗縟成文亦詩人之告哀焉相如好書師範  
 屈宋洞入夸豔致名辭宗然覆取精意理不勝  
 辭故揚子以為文麗用寡者長卿誠哉是言也王  
 褒構采以密巧為致附聲測貌冷然可觀子雲  
 屬意辭人疑誤最深觀其涯度幽遠搜選詭麗而  
 竭才以鑽思故能理贍而辭堅矣桓譚著論富  
 號猗頓水經注孔鮒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特于是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以與富于猗氏故曰猗頓也論衡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

猗頓宋宏稱薦爰比相如宋宏傳帝嘗問宏通

譚才學洽聞能及揚雄劉向父子而集靈諸賦偏淺無才藝文類聚

有桓譚集靈宮賦故知長於諷論不及麗文也敬通雅

好辭說而坎壈盛世顯志自序馮衍傳衍與新

不得志乃作賦自厲命其篇曰顯志顯志亦蚌

病成珠矣淮南子明月之珠螺蚌之病而我之利也二班兩劉奕葉

繼采舊說以為固文優彪歆學精向然王命清

辯新序該練劉向傳向采傳記行事璿璧產於

崑岡亦難得而踰本矣傅毅崔駰光采比肩瑗

實踵武龍世厥風者矣後漢書崔駰博學有偉

班固傳毅同時齊名子瑗銳志好學盡能傳其

父業瑗子實少沈靜好典籍傳贊曰崔為文宗

世禪龍雕龍龍杜篤賈逵亦有聲於文跡其為才也崔傅

之末流也李尤元作充賦銘志慕鴻裁而才力

沈膺音墜垂翼不飛原作李充按後漢獨行傳李

興書李充江夏人著學箴然此在賈逵之後馬

融之前則李尤也尤在和帝時拜蘭臺令史有

函谷諸賦并車諸銘而賈逵仕明帝時馬融鴻

儒思洽識高吐納經範華實相扶王逸博識有

功而絢綵無力延壽繼志瓌穎獨標其善圖物

文心雕龍

寫貌。豈枚乘之遺術歟。張衡通瞻。蔡邕精雅。文  
 史彬彬。隔世相望。是則竹柏異心。而同貞。金玉  
 殊質。而皆寶也。劉向之奏議。旨切而調緩。趙壹  
 之辭賦。意繁而體疎。後漢文苑傳。壹恃才倨傲。為鄉黨所擯。乃作解擯後  
屢抵罪。友人救得免。乃為窮鳥賦。以舒其怨憤。孔融氣盛  
 謝恩。又作刺世疾邪賦。以舒其怨憤。於為筆。彌衡思銳於為文。有偏美焉。潘勗憑經  
 以騁才。故絕羣於錫命。王朗發憤以託志。亦致  
 美於序銘。然自卿淵已前。多俊才而不課學。雄  
 向已後。頗引書以助文。此取與之大際。其分不

可亂者也。魏文之才。洋洋清綺。舊談抑之。謂去  
 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儁。詩麗而表逸。子桓  
 慮詳而力緩。故不競於先鳴。而樂府清越。典論  
 辯要。迭用短長。亦無憎焉。但俗情抑揚。雷同一  
 響。遂令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價。未  
 為篤論也。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辭少  
 瑕累。摘其詩賦。則七子之冠冕乎。魏文帝典論。今之文人。魯

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驟于千里。仰齊足而並馳。琳

瑀以符檄擅聲。徐幹以賦論標美。劉楨情高以會采。應瑒學優以得文。路粹楊脩頗懷筆記之

工。丁儀邯鄲亦含論述之美。有足算焉。魏志首穎川邯鄲

淳繁欽陳留路粹沛國丁儀丁廙宏農楊脩劉河內荀緯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

邵趙都能攀於前脩。何晏景福克光於後進。晏字

平叔有景福殿賦。文選注魏明帝將東巡恐夏熱故于許昌作殿名曰景福既成命賦之平叔

遂有休璉風情。則百壹標其志。吉甫文理。則臨

此作丹成其采。應璩傳璩字休璉曹爽秉政多違法度璩為詩以諷焉子貞字吉甫少以

才聞能談論。楚國元賢傳。應休璉作百一詩。譏切時事。徧以示在位者。咸皆恠愕。以為應瑒棄

之何晏獨無怪也。樂府廣題百者數之終一稽者數之始士有百行終始如一故云百一

康師心以遺論。嵇康傳康以為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得至于導養得理則

安期彭祖之倫可。阮籍傳籍籍及乃著養生論阮籍使氣以命詩。阮籍傳籍籍

八十餘篇為世所重。顏延年曰說者謂阮籍在晉文代常慮禍患故發此詠耳殊聲而

合響異翮而同飛。張華短章奕奕清暢。其鷦鷯

寓意即韓非之說難。平聲也左思奇才業深覃思。

盡銳於三都。拔萃於詠史。左思有詠史詩無遺力矣。潘

岳敏給辭自和暢。鍾美於西征。潘岳傳岳為長安令作西征賦

述所經人物。山賈餘於哀詠。非自外也。陸機才

水文清旨。詠



欲窺深。世說孫興公云潘文辭務索廣故思能

入巧而不制繁。士龍朗練。元作陳王以識檢亂

故能布采鮮淨。敏於短篇。孫楚綴思。每直置以

疎通。摯虞述懷。必循規以溫雅。其品藻流別。有

條理焉。傅元篇章義多規鏡。長虞筆奏。世執剛

中。咸元子也並楨幹之實才。非羣華之韞莠也。成公

子安。選賦而時美。夏侯孝若。具體而皆微。按湛

詩昆弟詰正如謝公評揚都賦所云事事擬學而不免儉狹者也曹攄清靡於

長篇。季鷹辨切於短韻。各其善也。孟陽景陽才

綺而相埒。音列可謂魯衛之政。兄弟之文也。劉琨

雅壯而多風。盧湛情發而理昭。盧湛傳劉琨敗

文旨甚切。湛才高行潔。為一時所推。值中原喪亂。淪陷非所亦遇之於時勢

也。景純豔逸。足冠中興。郊賦既穆穆。以大觀。郭璞

傳璞博學有高才。辭賦為中興冠。嘗作南郊賦。帝見而嘉之。仙詩亦飄飄而

凌雲矣。庾元規之表奏。靡密以閑暢。溫大真之

筆記。循理而清通。亦筆端之良工也。孫盛干寶

元作子實文勝為史。準的所擬。志乎典訓。戶牖雖異。

而筆彩畧同。袁宏發軔以高驤。故卓出而多偏。

孫綽規旋以矩步。故倫序而寡狀。殷仲文之孤興。謝叔源之閒情。並解散辭體。縹緲浮音。雖滔滔風流。而大澆文意。宋代逸才。辭翰鱗萃。世近易明。無勞甄序。觀夫後漢才林。可參西京。晉世文苑。足儷鄴都。然而魏時語言。必以元封爲稱。首宋來美談。亦以建安爲口實。何也。豈非崇文之盛世。招才之嘉會哉。嗟夫。此古人所以貴乎時也。

贊曰

才難然乎。性各異稟。一朝綜文。千年疑錦。餘采徘徊。遺風籍甚。無日紛雜。皎然可品。

夫知音之難。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  
 載其一人。夫古來知音。多賤同而思古。所謂曰  
 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也。（鬼谷子內捷篇曰進前而不御。而相  
 思。昔諸說始出。韓非傳非作孤憤。五蠹內而相  
 思。秦王見其書曰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因急攻韓。韓迺遣非使秦。李斯姚賈害之下吏治子虛賦初成。秦皇漢武恨不同時。既同時矣。則韓囚而馬輕。豈不明鑒同時之賤哉。至於班固傳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云。下筆不能自

知音第四十八

知音其難哉。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

載其一人。夫古來知音。多賤同而思古。所謂曰

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也。（鬼谷子內捷篇

曰進前而不御。而相昔諸說始出。（韓非傳非作孤憤。五蠹內

而相秦王見其書曰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因急攻韓。韓迺遣非使秦。李斯姚賈害之下

吏治子虛賦初成。秦皇漢武恨不同時。既同時

矣。則韓囚而馬輕。豈不明鑒同時之賤哉。至於

班固傳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云。下筆不能自

休魏文帝典論傳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

不能自休及陳思論才亦深排孔璋敬禮請潤

色歎以為美談季緒好詆訶方之於田巴意亦

見矣陳思王集與楊德祖書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

畫虎不成反為狗者也旨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色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

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

相知定吾文者耶吾嘗歎此達言以為美談劉

季緒才不逮于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持撫利病

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皆五霸於稷下一旦而

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丁虞字

敬禮季緒故魏文稱文人相輕魏文帝論文人相輕自古而然

非虛談也至如君卿唇舌而謬欲論文乃稱史

遷著書諮東方朔於是桓譚之徒相顧嗤笑彼

實博徒輕言負誚況乎文士可妄談哉故鑒照

洞明而貴古賤今者二主是也才實鴻懿而崇

已抑人班曹是也學不逮文而信偽迷真者樓

護是也漢游俠傳樓護字君卿少隨父為醫長安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長者謂

曰以君卿之才何不宜學乎繇是辭醬瓿之議

揚雄傳著太元法言劉歆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利祿然尚不能明易又如元何吾恐後人用豈多歎哉夫麟鳳與麇雉懸絕珠玉覆醬瓿也

與礫石超殊。白日垂其照，青眸寫其形。然魯臣

以麟為麇，楚人以雉為鳳。尹文子楚擔山雉者

者欺之曰鳳，鳳也。魏民以夜光為怪石。尹文子

買而獻之楚王。父得玉徑尺，不知其玉也。以告鄰人，鄰人給之

曰：惟石也。歸而置之，無下明照。一室怖而棄之。

于宋，客以燕礫為寶珠。闕子宋之愚人得燕石

以為寶，周客問而觀焉。掩形器易徵，謬乃若是。

口而笑曰：與瓦礫不殊。文情難鑒，誰曰易分。夫篇章雜沓，質文交加，知

多偏好，人莫圓該。慷慨者逆聲而擊節，醞藉者

見密而高蹈，浮慧者觀綺而躍心，愛奇者聞詭

而驚聽，會已則嗟諷，異我則沮棄，各執一隅之

解，欲擬萬端之變，所謂東向而望，不見西墻也。

淮南子東面而望，不見西墻，南面而視，不覩北方。凡操千曲而後曉聲，

觀千劍而後識器，故圓照之象，務先博觀，閱喬

岳以形培，音塿酌滄波以喻畎澮，無私於輕重。

不偏於憎愛，然後能平理若衡，照辭如鏡矣。是

以將閱文情，先標六觀：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

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斯術既

形，則優劣見矣。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

披文以入情。泐波討源。雖幽必顯。世遠莫見其  
面。覘文輒見其心。豈成篇之足深。患識照之自  
淺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之筆端。理將  
焉匿。故心之照理。譬日之照形。目瞭則形無不  
分。心敏則理無不達。然而俗監之迷者。深廢淺  
售。此莊周所以笑折楊。莊子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夸則嗑然而笑。  
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宋玉所以傷白雪也。  
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  
宋玉對楚王問。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是以其曲彌高。其和彌寡。  
昔屈平有言。文質疎內。

衆不知余之異采。屈平九章文質疏內見異唯

知音耳。揚雄自稱心好沈博絕麗之文。其事浮

淺。亦可知矣。夫唯深識鑒奧。必歡然內懌。譬春

臺之熙衆人。老子衆人熙熙如登春臺樂餌之止過客。老子樂與

餌過客止蓋聞蘭爲國香。服媚彌芬。書亦國華。翫澤

方美。知音君子。其垂意焉。

贊曰

洪鍾萬鈞。夔曠所定。良書盈篋。妙鑿迺訂。流鄭

淫人。無或失聽。獨有此律。不謬蹊徑。

周書論士。方之梓材。蓋貴器用而兼文采也。是  
 以撲斲成而丹雘施。垣墉立而雕墁附。而近代  
 詞人。務華棄實。故魏文以為古今文人之字  
 類不護細行。帝誕所評。又歷詆羣才。文章叙錄  
帝誕字仲  
 將太僕端之子魚豢嘗舉王阮諸人以問誕。誕  
 對曰。仲宣傷於肥。臆休伯都無格檢。元瑜病於  
 體弱。孔璋實自粗。後人雷同。混之一貫。吁可悲  
 矣。畧觀文士之疵。相如竊妻而受金。司馬相如  
傳卓王孫  
 有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竊  
 從戶窺。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夜亡奔相如。

程器第四十九

周書論士。方之梓材。蓋貴器用而兼文采也。是  
 以撲斲成而丹雘施。垣墉立而雕墁附。而近代  
 詞人。務華棄實。故魏文以為古今文人之字  
 類不護細行。帝誕所評。又歷詆羣才。文章叙錄  
帝誕字仲  
 將太僕端之子魚豢嘗舉王阮諸人以問誕。誕  
 對曰。仲宣傷於肥。臆休伯都無格檢。元瑜病於  
 體弱。孔璋實自粗。後人雷同。混之一貫。吁可悲  
 矣。畧觀文士之疵。相如竊妻而受金。司馬相如  
傳卓王孫  
 有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竊  
 從戶窺。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夜亡奔相如。

相如與馳歸成都其後有人楊雄嗜酒而少算

言相如使蜀時受金失官敬通之不循廉隅馮

揚雄傳雄家素貧嗜酒時敬通之惡有云以室家之

傳衍字敬通顯宗即位人多短衍文過其實遂

廢于家衍與婦弟書數婦之惡有云以室家之

故捐棄衣冠心專杜篤之請求無厭後漢文苑

美陽與美陽令游數從請託不班固諂竇以作

諧頗相恨令怒收篤送京師班固諂竇以作

威班固傳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為中護

諸子諸子多不遵馬融黨梁而黷貨馬融傳

法度吏人苦之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為

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為

正直所羞論曰馬融奢樂恣性黨附成譏固知

識能匡欲文舉傲誕以速誅正平狂慙以致戮

者鮮矣

孔融傳融字文舉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

意廣後為曹操所殺後漢文苑傳彌衡字正平

少有才辯而氣尚剛仲宣輕脆以躁競孔璋慙

傲後為黃祖所殺仲宣輕脆以躁競孔璋慙

恫以麤疎廣韻慙恫丁儀貪婪以乞貨路粹舖

啜而無恥潘岳詭禱於愍懷晉愍懷太子傳賈

上不和召太子置別室逼飲醉之使潘岳作書

草若禱神之文有如太子素意因醉而書之令

小婢以紙筆及書草使太子陸機傾仄於賈郭

依而寫之好遊權門與賈謐親善以進趣獲譏

陸機傳機好遊權門與賈謐親善以進趣獲譏

郭彰傳彰賈后從舅也與賈充素相親遇賈后

盈門世人稱為賈郭傳元剛隘而詈臺傳元

轉司隸校尉謁者以宏訓官為殿內制元位在

卿下元恚怒厲聲色而責謁者謁者妄稱尚書

心佳龍 卷之一 五



所處元對百僚而罵尚書以孫楚狼愎而訟府

下御史中丞庾純奏元不敬孫楚狼愎而訟府

命我參卿軍事因此而嫌隙遂構苞奏楚與吳

人孫世山共訕毀時政楚諸有此類並文士之

亦抗表自理紛紜經年楚諸有此類並文士之

瑕累文既有之武亦宜然古之將相疵咎實多

至如管仲之盜竊說苑鄒子曰管仲吳起之貪

淫吳起傳起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

兵司馬穰苴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

不能過也陳平之污點絳灌之讒嫉陳丞相

侯灌嬰等咸讒陳平曰臣聞平家居時盜其嫂

事魏不容亡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日大

王尊官之令護軍平受諸將金金多者

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

下不可勝數孔光負衡據鼎而仄媚董賢漢佞

初丞相孔光為御史大夫時董賢父恭為御史

私過光光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

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廼却入賢至中門光

入閣既下車廼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況班馬之

賤職潘岳之下位哉王戎開國上秩而鬻官囂

俗王戎傳戎與阮籍諸人為竹林之游戎嘗後

亦復易敗耶後以平吳功封安豐侯南郡太守

劉肇略戎筒中細布五十端為司隸所糾帝雖

不問然為清況馬杜之磬懸丁路之貧薄哉然

慎者所鄙

子夏無虧於名儒濬冲不塵乎竹林者名崇而

子夏無虧於名儒濬冲不塵乎竹林者名崇而

子夏無虧於名儒濬冲不塵乎竹林者名崇而

子夏無虧於名儒濬冲不塵乎竹林者名崇而

子夏無虧於名儒濬冲不塵乎竹林者名崇而

子夏無虧於名儒濬冲不塵乎竹林者名崇而

子夏無虧於名儒濬冲不塵乎竹林者名崇而

子夏無虧於名儒濬冲不塵乎竹林者名崇而

子夏無虧於名儒濬冲不塵乎竹林者名崇而

子夏無虧於名儒濬冲不塵乎竹林者名崇而

子夏無虧於名儒濬冲不塵乎竹林者名崇而

子夏無虧於名儒濬冲不塵乎竹林者名崇而

子夏無虧於名儒濬冲不塵乎竹林者名崇而

譏滅也。若夫屈賈之忠貞，鄒枚之機覺。鄒陽傳

陰有邪謀，陽奏書諫，吳王不內其言，于是鄒陽枚乘嚴忌知吳不可說，皆去之梁。黃香

之淳孝。後漢文苑傳黃香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喪，鄉人稱其至孝。太守劉護

聞而召之，署門下孝子。香博學經，與究精道。徐

幹之沉默。魏志徐幹字偉長，魏文帝書：偉長懷

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豈曰文士必

其玷歟。蓋人稟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難以

求備。然將相以位隆，特達文士以職卑，多誚此

江河所以騰湧，涓流所以寸析者也。名之抑揚

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以焉。蓋士之登庸，以成

務為用。魯之敬姜，婦人之聰明耳。然推其機綜

以方治國，安有丈夫學文而不達於政事哉。彼

揚馬之徒，有文無質，所以終乎下位也。昔庾元

規才華清英，勲庸有聲，故文藝不稱。若非台岳

則正以文才也。文武之術，左右惟宜，卻縠敦書

故舉為元帥，豈以好文而不練武哉。孫武兵經

辭如珠玉，豈以習武而不曉文也。孫子傳孫武

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是以君子藏

器待時而動。發揮事業。固宜蓄素以弼中。散采  
元作悉龔以彪外。揚子法言君子言則成文動  
仲和改而彪外也。注弼梗柟其資。豫章其幹。摛文必在  
滿也彪文也弼。重必在任。棟梁窮則獨善以  
元作賢垂文。達則奉時以騁績。若此文人。應梓材之士  
龔改矣。

贊曰

瞻彼前脩。有懿文德。聲昭楚南。采動梁北。雕而  
 不器。貞幹誰則。豈無華身。亦有光國。

序志第五十

夫文心者。言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楊用

涓子琴心見列仙傳文選注涓子齊王孫巧心。脩云

人好餌术隱于宕山著琴心三篇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元脫按

漢藝文志王孫子古來文章。以雕縵成體。豈效騶奭之羣言。雕

補一篇一曰巧心龍也。夫宇宙綿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

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封禪文蜚英

制作而已。夫自曹肖貌天地。稟性五行。一作擬

耳目於日月。方聲氣乎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

靈矣。形同。

梁書作甚

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堅。是以

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辯哉。不得已也。予生

七齡。乃夢彩雲若錦。則攀而採之。

梁書無生七齡以下十四

字齒在踰立。則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

而南行。旦而寤。迺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

也。迺小子之垂夢歟。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

也。敷讚聖旨。莫若註經。而馬鄭諸儒。宏之已精。

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

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

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原。莫非經典。而去聖久

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

繡鞞悅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貴乎

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於要。

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詳觀近代之論。六者

多矣。至於魏文述典。陳思序書。應瑒文論。應瑒集有

文質。陸機文賦。仲治流別。宏範翰林。隋經籍志

論。卷晉著作郎李充撰。晉書李充字宏度。江夏人。

歷官大著作郎。注尚書及周易。旨六論。釋莊論。二篇。詩賦雜文。二百四十首。行于世。傳中不各。言有翰林論。而玉海引翰林論。亦云宏範。

照隅隙。鮮觀衢路。或臧否當時之才。或銓品前脩之文。或汎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而疏畧。陸賦巧而碎亂。流別精而少巧。梁書作功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龍之輩。汎議文意。往往間出。並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慮。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若乃論文叙筆。則圓別區分。原始以

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上

篇以上。綱領明矣。至於割情析采。籠圈條貫。摛

神性。圖風勢。苞會通。閱聲字。崇替於時序。褒貶

於才畧。怛悵元作恪惕於知音。耿介於程器。長

懷序志。以馭羣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子華子毛舉其

目尚不勝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其為文用。為數也

四十九篇而已。夫銓序一文為易。彌綸羣言為

難。雖復輕採毛髮。深極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

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數矣。及其品列成文。

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折衷。按轡文雅之場。而環絡藻繪之府。亦幾乎備矣。但言不盡意。聖人所難識。在餅管。左傳挈餅之智。注喻小智也。莊子秋水篇是直用管。天何能知。獲元脫許補茫茫往代。既沈謝云當作洗子聞眇眇來世。諒塵彼觀也。

贊曰

生也有涯。無涯惟智。逐物實難。憑性良易。傲岸

泉石。咀嚼文義。文果載心。余心有寄。







